

宽窄巷

宽窄均有度·都市慢生活

时光

封面

2019.6.9 星期日

主编 杨和秀 编辑 仲伟 版式设计 吕燕 校对 廖焱焱

饮竹叶青随手记

刘川

名家简介

刘川,1975年生。国家一级作家。16岁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拯救火车》《西天的云彩》《大街上》《打狗棒》《刘川诗选》等多部诗集。曾获人民文学奖、首届徐志摩诗歌奖、中国散文诗·天马奖、辽宁文学奖、中国当代诗歌奖贡献奖等。《诗潮》杂志主编。



刘川

学者李零于读《论语》，总结、发明“横读”法、“竖读”法。而我于茶，却比其更早贯通、运用此二法。茶之“横读”法，乃铺开地图，按图索茶，比如浙江之龙井、江苏之碧螺春、湖南之君山银针、安徽之黄山毛峰与六安瓜片、台湾之高山茶……广收山河之嘉草木，入于一壶。茶之“竖读”法，则如旅游、如观光行走，享不同味道，品一地与另一地佳物之差异。茶之“竖读”法，比较更情，专用于某一株古树，或某一款、某一地之老陈茶。古树有大红袍，老陈茶有云南普洱。品茶之醇厚、观汤之深幽、溯时光之渺香。若获得一款百多年的老茶砖，不仅价格不菲，更需缘分极佳。“竖读”法，颇似“历史”，得有闲钱及工夫。

我无意成为专业茶人。于“竖读”法，草草试过，便作放弃。倒是随着天南地北不同朋友馈赠我的茶，而随缘采用了“横读”法。掐指算来，我与竹叶青相逢于15年前。亡友阿丁，彼时还在，三十五六岁，尚鲜衣冠，追慕上流生活，却也爱现代诗及国学，偶与我走动。他忙于粉丝、泡面之类生意代理，奔波全国，忽于四川归来，未洗脱仆仆风尘，便携一包茶，匆忙离去前，嘱曰：“明前茶，好东西，不要给别人，低温储存，闲下细品”。曰罢，孙悟空一般，瞬间不见了。我也正忙于各种看似高雅、实则浮躁的俗事。此茶便置之于一隅清凉之地，忘记了。

未出一月，噩耗传来，阿丁出行，于张家界突遇车祸，撒手而去。彼时其生意已经做到月入近十万，一个月在家住了三天。父母常劝他歇一歇——终于歇了下来。遗失好友，哀婉久之。前年之鉴，我也终于不再瞎忙，坐了下来，忽然想起他送我的茶。

我于茶，乃真正的外行。内行观门道，外行看形貌。阿丁赠礼，观其外形，扁、滑、挺直，嗅之清香。我遵照外包装所示办法，沸水冲泡，静候数分钟，便以粗瓷碗，分其二三与家人。家中无好茶器，我亦不专伙事，不尚静坐，往往随缘于饮。而此一杯茶，初品，我便大声称好：清、芳、微苦，后又回甘。亡友之礼，有醍醐灌顶之意味。于生死面前，忙什么忙？躁动的我，终于如壶中嫩绿之茶叶，静了下来。遂以第二泡之茶，奠一杯，与阿丁。此刻，细观茶之包装，有“竹叶青”几字。此与竹叶青特殊缘分也。

由此奇缘，我已是在再忙也坐得下来，再奔波也能给自己叫停。能于人群中“撇”出来，做一个“寡人”。且有了两大爱好：好色、好色。一是好世间百科杂书，虽无助于功业名利，却足以增广见闻，开阔襟胸；二是好“色”，此色非女色，乃茶之色，比如滇红之浓淡暗红，普洱之郁郁葱葱，这是厚重之色；众色中，我最喜欢竹叶青之清纯、明澈、透亮。我视普洱为慈祥的老祖母、滇红为厚道的大叔，而竹叶青，我将之当做童稚小子——一点也没有世故，全然的清透与自然，实在对我脾气。

夫子钱穆说，《春秋》看起来像现代的电报，我极赞赏。我便用接收电报的方式读《春秋》，以及其他的书。取其意，略其形，当代人时间被打成碎片，大块的时间不多，唯有在浮生小小间隙里，简读、快读、浏览为主，专读、研读、精读为辅。时间是片状的，茶是片状的，书页也是片状的。如此搭配，岂非正好！于读书，我尚快，风卷残云疾扫书。而于茶，我尚慢，从工作中，偷跑出来，坐半半天。既喜欢与人同饮，得众乐乐之乐。每忆及右将军王羲之，召时贤名流，聚会兰亭，便想效仿之：形制如曲水流觞，大茶壶于木托盘中，随水流漂到了跟前，便直取一杯，快乐一酌。可惜可惜，条件不具，这些仅限于想象。家中仅小小一茶桌；办公室电话太闹、人杂人往，无趣；山野饮茶，更是煮水不便。“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喝茶之友，不同于酒友，乃清高谈玄之友，乃推心置腹、互为知己之友，应以高人、智者居多，我追求和希慕的“可以语上”，上者，国事也，天下事也，宇宙事也，形而上事也。可惜，这样的朋友实在不多。所以，我往往得自乐之乐，五六岁的女儿是我较多的半个茶友。她不喝，只是在一边摆弄水，及大小茶器。她深爱器血物件。我有一搭无一搭，与之对话。问：“茶是什么？”她答：“树叶”。“为什么喝茶？”“和花草树木拉关系。”哲人。她答得随便，不假思索。我常常惊叹，儿童之思维超然，近乎哲人。儿童因未受社会、知识体系的染污，而保留天真、天真即大智慧。难道喝茶，不应该返回婴儿状态吗？！不应该从被功利遮蔽的状态里抽身而回，寻找真正的本心吗？！

近日，我坠入《红楼梦》中。近乎集全所有点评本、集注本，钻入“红学”当中。红学浩瀚，凡有四支：曹学、《石头记》版本学，脂批学，探佚学。手中的书是“红”，杯中的茶是“青”，翻几页，采半响，饮一盃、啜一盃，看一共290页的《红楼小讲》，周汝昌老爷子得大恨程高二人（程伟元、高鹗），隔几页骂一次。每翻几页，我就要乐一下，真是有趣。以竹叶青消历史之公案、百千年之烂账，是我的专利，我当注册。曹雪芹之“雪芹”，是否“雪底之芹”，我不考证，古人将赠人礼物，而对人提意见，称之为“芹献”，比如《美芹十论》，即为南宋辛弃疾，献给皇帝的建议书。曹雪芹或许有以雪底凄苦之芹的遭遇与世人作鉴之意。以竹叶青配之同饮，便不再是李清福、得安乐，而是令人清明、自省，于《红楼梦》里读出“竹叶”之清味，于“竹叶青”中，品出“红楼”之幻生幻灭，这才是正道。西方哲人于“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不妨改成“我爱陆羽，我更爱世人。”中学课本杨朔散文特点：有记叙，有议论，有主题，有正能量。我喝茶，就是用的杨朔散文法。你看，茶与书，我结合得多好！

邓拓刻一闲章，时刻提醒自己：书生之气不可无。我觉得，知识系统加上理性的思考和高远的理想，才是书生之气。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这二句，拿过来，放到喝茶上正好。茶乃乾坤最小的符号，茶乃万物的IP，茶乃大自然的缩写，知道了这个，茶之味道自出。

老姜入药，嫩韭入茶。取于正确的时间，方为正确的茶。饮茶也是，当饮于正确时间，上午，中午，下午，晚上不可，导致失眠。我妈却是一部精准的时间机器，什么时间喝茶，都不会影响正常的生活节奏。别人喝茶，形似。我妈喝茶，神似。她喝茶，沏茶，做饭，打麻将，都安静有效，专注于其中。此我敬佩之状态，我称之为：执事敬。此也是茶之道。风自心之所往，海从性之所归，茶随人之所安。人，遭遇茶，就是自己性格的流露与外化。我于饮茶，还有其它方便法门：饮时，音乐不可不须去身。如果是思维、神秘园，喝竹叶青，是最好。阿黛尔、Lady Gaga，则只能喝啤酒。某位古哲一日见火边烧汤瓶，指之曰：“此便是阴阳消长之意。”我听音乐、饮茶，也得阴阳平衡之法。躁动之心，于壶里煮去。酒使我high，烟使我忘我，茶使我专思。普洱，浓浓的淡；竹叶青，淡淡的浓，都是人生细品方出的味道。此仍是茶之道。

隐士把茶桌当名山，遁其身而消磨时光；生意人把茶桌当交易所，聚人密谈而拉之入股；书生将茶桌当论坛，大快口舌，指点文章，臧否著作，口沫横飞；除了将茶桌当书桌，我亦将茶桌当饭桌。瓜子、花生、怡口莲、大白兔奶糖、杂粮饼干及小糕点，以一小米盛之，不许其多，免成赘赘。以之暂解口腹清饮之饥就好。却独独无巧克力，我以为巧克力与竹叶青相反也。过于油腻、丝滑，弃之。巧克力当与登山、旅行、男女约会，相配。茶与清淡家居相配。诗人沉河有诗曰，大意是“妻在家，当居士；妻不在家，当和尚”。我觉得，此人已得家居宅男之真谛也。而我之家居，以茶为本。古今文坛，论吃，苏东坡、袁枚、梁实秋、汪曾祺；论玩，李渔；论饮茶，则名单过长，不能开列。茶的饮法也有专业知识谱系，我喜欢简单，绝不深入。心里的姐，梦中的蝶，杯中的青叶，不可当真，又不可以之为虚。不可当知识去学习、当专业去研习，又不可平庸混去。饮茶之意，在茶又不在茶，在乎社会、人生之间也。



茶之二道

何开四

名家简介

何开四,1944年生,四川泸州人。笔名夏文、晓西。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西南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艺评论家、作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鲁迅文学奖评委,茅盾文学奖评委,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曾任《当代文坛》主编、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等职。何开四与魏明伦、苍山牧云3人被《中华辞赋》杂志合称为“辞赋三大”。



何开四

通了,避免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度过一劫。倘若如果出现类似的情况,不妨一试。当然茶用不仅于斯,古往今来还有祭品说、食物说、同步说、交际说之类,兹不赘述。

关于茶之为艺,古已有之,于今为盛。各种各样的茶艺表演蔚为大观。包括了选茗、择水、烹茶技术、茶具艺术、环境的选择创造等一系列内容。不过,饮茶更多是一种个人行为,并非像茶艺表演那样繁复,但即便如此,品茶依然带有艺术的感觉。茶汤的色、香、味、形及水温,往往对应了人的眼耳鼻舌身,迹近美学中的通感,它对人的感官调动是其他饮品所不及的。我们不妨冲泡一杯竹叶青以领略其风采。竹叶青茶尤重其形。我曾参观过它的茶厂,其中茶叶的质检车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百人年复一年端坐于斯,衣冠似雪,神情专注,一丝不苟,其任务就是检出姿态优美的茶芽,一律扁平挺直似竹叶,可谓“谁知杯中茶,叶叶皆辛苦”。加之该茶茶青甚少,一经冲泡,色泽嫩绿油润,清亮如玉。而那些茶芽,入水浸汤,都仿佛成了有生命的小精灵,上下沉浮,在翡翠色的茶汤中做自由落体运动,极具观赏性。嗅之,则有山野之清气,茶香悠悠,通经活络。渐次饮之,滋味清醇爽口;三泡三冲,余香回甘,身体通泰,大有卢仝《七碗茶歌》“两腋习习清风生”的快乐。当然,这仅仅是茶饮过程中带有审美性的感觉。在我看来,茶艺还应该包括饮茶所激发出来的创作灵感,及由生活艺术深化为茶歌茶戏的舞台艺术。总之,茶之为艺,内容丰富,值得挖掘。

茶与禅的关系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现在说的最多的就是所谓“茶禅一味”,也就是说茶和禅有相通之处。佛家崇尚饮茶。天下名山僧占多,山宜种茶,茶能破睡,往往成为禅宗打坐的必须。这是茶与禅结缘的初始功能。而禅宗所本的“静虑”、“修心”,又与饮茶的冲淡平和、洗净尘心天然契合,都是追求精神境界的净化和提升。彼此惺惺相惜,厚得相通,成为自然。我想,赵州和尚“吃茶去”这一禅林法语,千古流传,其源也盖出于此也。赵州为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之后的第四代传人,对前来请教修行开悟之道的游脚行僧,无论是新到还是曾到,一律是“吃茶去”,寺庙庭院与此不解,赵州禅师同样让监院“吃茶去”。所谓“新到吃茶,曾到吃茶,若问吃茶,还是吃茶”的十六字诀,就是这一公案的大概。这一偈语,蕴含了禅宗的真谛。禅无在无不在,万物皆有佛性,佛就在当下,就在日用中,就在吃茶中。当然这中间还包含了佛法的不能言说、不著色相的意思,全靠自己的破除执念,体悟修习。赵州的心印传法,可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了。所以,喝茶是世间最寻常的事,也是最不寻常的事了,悟出其中的道理,你就进步了!

以上三点,是我对茶的认识,后来据此我写了一篇《饮茶铭》。兹刊布于此,以欸同好。铭曰:

中国有嘉木曰茶。悠悠五千载,茶香润汗青。昔神农尝百草,以茶解毒,慧眼灵识;《诗经》有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陆羽《茶经》,流韵千秋,博瞻精核。天地君亲师,油盐酱醋茶。茶之为物,时义大哉!益思提神,止渴生津;去腐化浊,强身防病。味至宽,性至厚,色至清,为饮最佳,老少咸宜;忘忧君,不夜侯,甘露兄,人生百岁,何离须臾。此茶之为用也。洒扫庭除,烹茶净具,乌龙入洞,游山玩水,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三鼎护龙,延客品茶,契阔谈燕,茶香弥室。珠光青瓷,映日月朝霞;宜兴紫砂,蕴江河灵性。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境即茶境,茶汤生画意。爰有咏茶诗,爰有斗茶图,爰有采茶歌,爰有采茶戏。此茶之为艺也。生命常绿,茶树长青。君子之交,清茶一杯。冲淡平和,精行俭德。寒夜客来茶当酒,西江水烧烦恼丝。心游物外,返朴归真;茶禅一味,见性明心。红尘识茶人,大隐居廛市。安得五蕴空灵六根净,赵州一句吃茶去。此茶之为道也。岁月流金,国强茶兴;中华瑞草,天下称誉。

飘在记忆里的茶香

米瑞蓉

名家简介

米瑞蓉,企业家,作家,成都阅读协会会长,成都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米瑞蓉

论道家茶,我没有朋友那样头头是道,但我喜欢品茶,喜欢在舌尖流连时的味道,喜欢看着杯中的颜色,或是茶汤清冽淡绿或是茶汤浓郁红润。随着四季变换,茶的品种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台,很难说出独宠哪一种,在我看来这倒符合当下茶文化的风靡,如果一茶独秀,那茶文化的推广也就不如此繁荣。

说起茶来,我倒有些老成都关于茶的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成都喝到的茶不多,我父亲喜欢喝茶,除了龙井自然是成都早年著名的“成都三花”(成都三级花茶)。西湖龙井不可多得,不过是父亲北上开会时偶尔买到的稀罕物,平时父亲品茶也多是成都茶厂的茉莉花茶,我们兄妹偶尔能品尝一下父亲已经喝得淡如水的“加班茶”。

有一段时间,所有物质都是凭票供应,茶叶自然也不例外。父亲每月会拿出茶叶票交给我去帮他购买,那时茶和很多物质一样实行专供专卖,我需要走很远到八宝街的副食品商店去购买。交上票和钱,服务员把散装茶用勺子舀在一把带有小秤砣的手提秤上,手上的动作关系到茶的多少,一般买茶的人都计较,我也不例外。秤重量时动作不能太快,不然惯性会让秤砣很快翘起,看起来是足秤了,其实总量并不够的,所以要慢慢地看着秤砣和茶叶之间的平衡才是足量的。当然你也要仔细观察卖东西人的手指动作,有时他趁你不注意小指压一下秤杆,那茶也自然缺少两了。好在那时的茶金贵得很,一般也就是一两二两的购买,所以秤砣上的把戏也就少得多。

“成都三花”并不是早年成都花茶中的最好,顾名思义,既然有“成都三花”也就自然有“成都一花”、“成都二花”,最好的数“成都特花”。好喝自然价格就高,所以一般人也就“三花”足矣,父亲也不例外。因为工作关系,父亲饮茶总是要多一些,仅就按月的那点副食品票供应的茶是不够他喝的,于是他会每次让我多带一点钱,如果运气好可以买到一点不需要票就能购买的“茶末”。顾名思义,“茶末”就是用牛皮纸包裹的一袋茶末到最后的总会有一些完全被压碎了茶叶末,“茶末”既便宜也不失浓郁的茶叶,有时还会混上一些一花、二花的碎末,味道自然就会浓得多。要是每次能买到一两“茶末”对于我和父亲来讲就是最开心的事。父亲泡茶时下手就会阔绰些,茶的味道也就浓都许多。那个年代已经久远,现在的我也常常会对众多的茶品无法选择。

前几天到北方开会,走到机场候机大厅看见“竹叶青”的茶店,何不给朋友带一盒产自峨眉山的绿茶,也算是一份心意。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茶品,不发酵、半发酵也好,全发酵也罢;汤色浓郁也好,口感苦涩也罢,茶早已是你人生的一个伴侣,犹如此刻,我正是一台电脑,一盒云竹,一杯茶,聊着关于茶的故事,足矣!

峨眉山访茶记

李海洲

名家简介

李海洲:当代诗人、作家。1973年生于重庆。主要作品有诗集《竖琴上的舞蹈》《一个孤独的国王》,长篇小说《一脸坏笑》等多部。现任《环球人文地理》刊系、摄影网总编辑。



李海洲

成都茶肆众多,想必可以称之为全国之最吧?随便走到哪个街巷,大多有一两家茶馆,如果到了繁华街市或是新型商业综合体,装修得格外有格调的茶肆就更是让人喜欢。外地朋友来成都,我总会带他们去茶馆,仿佛喝茶不是主要的目的,更多的是给朋友显摆成都的茶文化。要是朋友第二次来成都,茶楼总是要换一家新的才是。于是朋友说对成都的印象仿佛除了美食诱人,就是成都的茶馆多,尤其是精致的茶馆多。在他们眼里,成都人更喜欢把生意上的事放在茶馆里谈,茶馆更像是一个生意场。于是总会有朋友问我:成都人真的懂茶吗?成都有好茶吗?

论道家茶,我没有朋友那样头头是道,但我喜欢品茶,喜欢在舌尖流连时的味道,喜欢看着杯中的颜色,或是茶汤清冽淡绿或是茶汤浓郁红润。随着四季变换,茶的品种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台,很难说出独宠哪一种,在我看来这倒符合当下茶文化的风靡,如果一茶独秀,那茶文化的推广也就不如此繁荣。

说起茶来,我倒有些老成都关于茶的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成都喝到的茶不多,我父亲喜欢喝茶,除了龙井自然是成都早年著名的“成都三花”(成都三级花茶)。西湖龙井不可多得,不过是父亲北上开会时偶尔买到的稀罕物,平时父亲品茶也多是成都茶厂的茉莉花茶,我们兄妹偶尔能品尝一下父亲已经喝得淡如水的“加班茶”。

有一段时间,所有物质都是凭票供应,茶叶自然也不例外。父亲每月会拿出茶叶票交给我去帮他购买,那时茶和很多物质一样实行专供专卖,我需要走很远到八宝街的副食品商店去购买。交上票和钱,服务员把散装茶用勺子舀在一把带有小秤砣的手提秤上,手上的动作关系到茶的多少,一般买茶的人都计较,我也不例外。秤重量时动作不能太快,不然惯性会让秤砣很快翘起,看起来是足秤了,其实总量并不够的,所以要慢慢地看着秤砣和茶叶之间的平衡才是足量的。当然你也要仔细观察卖东西人的手指动作,有时他趁你不注意小指压一下秤杆,那茶也自然缺少两了。好在那时的茶金贵得很,一般也就是一两二两的购买,所以秤砣上的把戏也就少得多。

“成都三花”并不是早年成都花茶中的最好,顾名思义,既然有“成都三花”也就自然有“成都一花”、“成都二花”,最好的数“成都特花”。好喝自然价格就高,所以一般人也就“三花”足矣,父亲也不例外。因为工作关系,父亲饮茶总是要多一些,仅就按月的那点副食品票供应的茶是不够他喝的,于是他会每次让我多带一点钱,如果运气好可以买到一点不需要票就能购买的“茶末”。顾名思义,“茶末”就是用牛皮纸包裹的一袋茶末到最后的总会有一些完全被压碎了茶叶末,“茶末”既便宜也不失浓郁的茶叶,有时还会混上一些一花、二花的碎末,味道自然就会浓得多。要是每次能买到一两“茶末”对于我和父亲来讲就是最开心的事。父亲泡茶时下手就会阔绰些,茶的味道也就浓都许多。那个年代已经久远,现在的我也常常会对众多的茶品无法选择。

前几天到北方开会,走到机场候机大厅看见“竹叶青”的茶店,何不给朋友带一盒产自峨眉山的绿茶,也算是一份心意。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茶品,不发酵、半发酵也好,全发酵也罢;汤色浓郁也好,口感苦涩也罢,茶早已是你人生的一个伴侣,犹如此刻,我正是一台电脑,一盒云竹,一杯茶,聊着关于茶的故事,足矣!

这是一座挂果后云团铺满的山。从天而降的绿,养出地底长大的光产下麒麟、聊斋、散仙。这是御风穿行的十点钟降雨量微酣,菌种落满山间。你在北上的途中思量今日黄晨,应该和谁茶酒相置?

黑肤色的小姑娘开口说话她白砂糖的舌尖挂着竹叶青的暗香两指微张,她要捏住风的尾巴。那一刹,曾经被童年中掉落的某些器官突然开始破冰、萌动。你偶然想起多年前,峨眉雪意很浓旧情人在泉水里吃着往事。

你访问过的高山生长出大海。你饮下的早晨平息了生活和欲望的渴。当茶树和星月对映,茸绿的中间温润如玉的除了玻璃和瓷器还有宋元的画意,明清的天气。这一山的碧玉蜿蜒,剧中人吹奏茶歌骑着燕子飞遍你头顶细雨的天空。

采摘并不意味着收获。这是仓苞后齿颊生香的国,每打开一层世界就少一次伪装。只有芽嫩若处才有资格用倒立的方式拥抱温度。只有蟋蟀和蜂蝶的晨昏才能剪影出小姑娘的腰身。你看见的炒茶人,清理出山峦和雾霭恰逢吉时,他冲开泉水,悬壶云外。

